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馬氏文通

(六)

馬建忠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馬氏文通

(六)

馬建忠著



國學基本叢書



馬氏文通

論句讀卷之十

首卷界說有言曰。凡有起詞語詞而辭意已全者曰句。未全者曰讀。起詞者。卽所志之事物也。語詞者。事物之動靜也。故欲知句讀之所以成。當先知起詞語詞之爲何。於是焉。第二卷之論名字代字者。所以知起詞之所從出也。後四卷之論動字靜字者。所以知語詞之所由生也。七卷之論介字者。爲夫起詞語詞之意或有不足也。則知所以足之者也。八卷之論連字者。爲夫語詞與語詞之或相承轉也。則知所以維繫之者也。九卷之論助字者。爲夫語詞辭氣之有疑有信也。則知所以傳之者也。猝有所感。則辭氣不及傳而發而爲聲者。附以歎字終焉。字分九類。凡所以爲起詞語詞者盡矣。至進論夫起語兩詞之成爲句。成爲讀者。是則此卷之所由作也。然此卷所論者。有已散見於前者。有未見者。今則散見者總之。未見者補之。支分節解。先綱後目。綱以彖之。目以系之。

彖一起詞

凡句讀各有起詞。爲起詞者。名代頓豆四者。皆習見焉。

句也。讀也。皆所以語或動或靜之情也。所謂語詞也。而動靜之情不能不有所從發。其所從發者起詞。

也。然則起詞者，非他，卽所發動靜之情之事物也。此起詞所以爲句讀所必需也。爲起詞者，名字與代字固已，而頓與豆之用如名字者，其爲起詞亦習見也。

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此節六句，皆有起詞。第四句之起詞，代字也。第二句之起詞，本名也。他句皆以公名爲起詞。隱公三年云：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共十二句內，惟秋又取成周之禾一句起詞連上，他句皆有起詞。論語云：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節句與讀共計有十。有子曰：第一爲句，有子其起詞也。其爲人也，第二爲讀，其代字起詞也。孝弟而好犯上者，第三爲讀，者代字起詞也。鮮矣，第四爲句，孝弟而好犯上者之讀，乃其起詞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第五爲讀，者代字起詞也。未之有也，第六爲句，第五讀乃其止詞也。君子務本，第七爲句，君子起詞。本立而道生，第八爲雙扇之句，本與道其起詞也。孝弟也者，一頓，本句之起詞，其爲仁之本與，第八爲句，此節之爲起詞。有豆有頓，而句讀亦各有起詞。學者可玩索也。孟子云：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節句讀有八。孔子懼，一讀，孔子其起詞。作春秋，二句，第一讀其起詞也。春秋天子之事

7379
18
v.6

也。三句春秋起詞。是故孔子曰。四句孔子起詞。知我者五讀。者代字起詞也。其惟春秋乎。六句第五讀。其起詞也。罪我者七讀。其惟春秋乎。八句皆同上。又貨殖列傳云。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三平句起詞。爲無財。少有既饒。三頓。平準書云。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三句起詞。皆讀也。閔二年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此節首三讀。其起詞皆爲頓。末句則前三讀。乃其起詞也。襄公八年云。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一句。敝邑之衆。一頓。起詞也。夫婦男女又一頓。與前頓同次。

系一議事論道之句讀。如對語然。起詞可省。

論語云。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四單句。皆無起詞。蓋泛論治國。起詞卽治國之人也。又賢賢易色。章皆無起詞。蓋論立身之道也。他如信近於義。章貧而無諂。章爲政以德。章又學而章。大抵論議句讀。皆泛指。故無起詞。此則華文所獨也。泰西古今方言。凡句讀。未有無起詞者。淮陰侯列傳云。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四句。弗取不行者誰。受咎受殃者又誰。皆未指明。蓋公論也。穀梁僖公傳二十二年云。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三平句。無起詞。論治兵也。僖公十五年云。古者大事。必乘其產。乘者爲誰。不言可知。則陽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句中望之者誰。未明言也。所引皆同上。史籍凡議事論道。其句讀。概無起詞也。

又肱篋起句。卽云將爲肱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云云。送高閑上人序起云。苟可以寓其巧智云云。兩篇起句。卽無起詞。振起有勢。

論語云。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忠矣與仁矣乎。皆對語答問之句。起詞在上。故本句可刪。又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亦對語答問也。又云。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云云。顏淵曰。願無伐善云云。此亦問答之辭。隱公元年云。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一節。與而弗與者。公也。對語故不言。又公曰。無庸將自及。答辭無起詞。隱公三年云。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一讀兩句。皆無起詞。公自言也。凡問答之句。起詞有無無定。一視辭意之所順而已。諍臣論云。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兩答皆無起詞。成公十六年云。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八問八答。皆無起詞。所指已明。不言可知。

系二命戒之句。起詞可省。

論語云。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此禁止之辭。與者何人。不明言。其實猶對語者然。襄公十四年云。

來。姜戎氏十八年又云。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宣公十二年云。進之。襄公二十三年云。矢及君屋。死之。穀梁僖公五年云。入自明。山木云。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以上所引。皆非戒卽命之辭。而皆無起詞。如對語者然。又凡有所爲。條誠者亦然。孟子云。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云云。商君列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云云。兩引一盟一誠。諸句皆無起詞。

系三讀如先句句之起詞。已蒙讀矣。則不復置。

孟子云。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寡人之於國也。一讀。冒下句。寡人起詞。已蒙讀矣。下句盡心焉耳矣。之起詞。可不重提。論語云。吾少也賤。吾代字。旣爲少也。一讀之起詞。又爲賤字一句之起詞。而吾字已蒙乎讀。則下句不復提矣。襄公四年云。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一讀。一句。周辛甲蒙讀。而爲下句之起詞。其二十一年云。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祁奚乃讀句之起詞。陸賈列傳云。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下抗衡。爲敵國。足下旣爲兩讀之起詞。又爲下句之起詞。叔孫通列傳云。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同上。由是魏其列傳云。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汲鄭列傳云。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淨。高祖紀云。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高祖。淮陰侯列傳云。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貲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賈捐之。

傳云。今陛下不忍區區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李斯列傳云。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周語云。昔者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應帝王云。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送殷員外序云。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難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諸所引。皆同前。爲讀句之式之多變也。故繁引焉。使閱者有所玩索也。

系四句讀起詞。既見於先。而文勢直貫。可不重見。

論語云。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後凡五句。皆以士爲起詞。而既見於首句。以其文勢直貫至終。故士字不復再見矣。大學云。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共計讀四句。四皆以身爲起詞。而身只見於首句。後則不復見矣。又云。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云云。共計讀五句。五同上。皆以人字爲起詞也。荀子榮辱篇云。彼臭之而噉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共計讀三句。四除收句外。皆以彼代字爲起詞也。論語鄉黨一章。惟第一句記孔子。以下凡記孔子之行事。皆無起詞。而

一言君子不以紺緌飾。一言子退朝而已。不特此也。又凡句讀起詞所指之字。無論其爲起詞爲止詞。旣已先見矣。則文勢直下。以後起詞皆可不提。僖公二十五年云。晉侯朝王。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共四句。晉侯朝王句。晉侯起詞。王止詞也。請隧之起詞。晉侯也。弗許之起詞。王也。與之之起詞。亦王也。以晉侯與王一爲起詞。一爲止詞。旣已先見矣。故以後諸句之起詞。皆未再見者。此也。莊公九年云。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又云。反。誅屢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昭公二十八年云。退朝。待於庭。召之比。置饋。入三歎。旣食。使坐。哀公十六年云。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諸引皆短句。魚貫而下。而每句起詞不一。然旣見於先。故不復置。天運云。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共計讀三句五。蓋引之舍之兩讀起詞。乃桔槔者。則俯則仰。兩句起詞。卽桔槔也。人之所引。又一讀也。後兩句。則以彼字爲起詞矣。

系五。無屬動字。本無起詞。有無兩字。間亦同焉。

此見第四卷。無屬動字與同動字下。

系六。有不用起詞本字。而以公共之名代之者。如人以地名是也。

此見第二卷。名字篇矣。而未詳也。平準書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河南指大吏。此以地代人也。梅

福傳云。是以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庭。以布衣代衣之者。又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草茅以代居之者。定公三年云。聞諸道路。信否。道路以代行之者。陸賈列傳云。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道路同上。平準書云。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天下代人。貨殖列傳云。海岱之間。斂衽而往朝焉。海岱之間。以代居其間者。伯夷列傳云。然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近世累世。皆代其人。諸引公共之名。以爲代者。皆起詞也。然止詞轉詞亦可用也。此舉起詞以概耳。

系七句讀內有同指一名以爲主次。爲賓次。或爲偏次者。往往冠其名於句讀之上。一若起詞者然。避重名也。

論語云。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顓臾三字。冒起一若起詞者然。第一讀猶云。先王以顓臾爲東蒙主也。是顓臾乃以字後之止詞。則爲賓次。第二讀猶云。且顓臾在邦域之中矣也。則顓臾在主次。是社稷之臣也。一句猶顓臾是社稷之臣也。則顓臾又在主次。今顓臾冒之於先。故以後句讀內所當位之者。皆隱指焉。孟子云。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猶云。人告子路以有過。子路則喜也。今子路弁首。故於讀之賓次。則以之字代焉。下句主次則隱指焉。論語云。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猶云。邦有道。寧武子則知也。孟子云。今夫麴麥。播種而耰之。其地

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麩麥二字。若不弁首。則句讀內皆當補出。豈不重累。生厭哉。論語云。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仁者居首。指之者。告字後之賓次也。從字前之主次也。逍遙遊云。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是鳥先置。則字後主次指之。又云。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弗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之人也。先置。以爲傷字後之賓次。與弗溺不熱先之主次也。游俠列傳云。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殺者乃爲誰之主次也。東方朔傳云。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字乃輟其冬之主次也。下倣此。趙充國傳云。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忌。臣字乃填溝壑之主次。而爲前三讀之偏次也。猶云。臣之位。臣之爵。臣之犬馬之齒也。食貨志云。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夫珠玉金銀。冒於句讀之上。而句讀賓次胥指焉。莊老列傳云。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三讀。其字各指其前置之名。此獲麟解。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三句之由來也。又平淮西碑表文。序云。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諸句調亦胎於此。人間世云。夫粗黎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知其能苦其生者也。一頓冠首。而爲剝辱。與能苦諸豆之主次。論語云。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賦者。千乘之國之賦也。故千乘之國先置。

以爲止詞之偏次也。又云。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爲之宰者。猶云爲其宰也。又云。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猶云。三軍之帥也。匹夫之志也。文帝紀云。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宣公二年云。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猶云。子爲之政。我爲之政也。循吏列傳云。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猶云。凡治道。惟求去治道之泰甚者也。近五引。皆先置一頓。以爲下文偏次所指之地。復上書云。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如周公之心。一頓。有似空置。弁諸句讀之首。然實爲設辭。諸讀之起詞也。異於本例。猶云。按周公心內之意。見其時誠如是矣。則將云云也。又肱篋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爽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歷數諸氏。先置。與下文毫不相涉。其實猶云。昔當諸氏之時也。禮書云。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五排。以人字弁之。先爲五讀起詞之偏次。猶云。人之體。人之目。人之耳。人之口。人之情也。而後爲五句之起詞。猶云。人爲之云云也。又馬蹏云。馬蹏可以賤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馬字冠首。而後猶云。馬之蹏。馬之毛也。齧草句。馬爲主次。故與所引禮書同例。釋言云。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

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文家謂此句以而愈一轉先提愈字醒目實則與鳥吾知其能飛句同法。此例爲華文所獨。故不憚繁引如是。

象二語詞

凡句讀必有語詞。語詞後而起詞先者常也。言語詞則內動外動受動與凡爲表詞者皆賅焉。

語詞之說已見象一下之解矣。引句亦同。論語云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六句之起語兩詞皆備。惟戰栗兩字內動字而爲語詞者也。餘皆外動字。揚雄傳云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之囿百里。民以爲尙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句讀有十。煞句無起詞。餘則兩詞皆備。其語詞則有內動。有外動。有表詞也。論語云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共四句。小哉儉乎兩表詞而爲句之語詞也。兩引諸句皆起詞先乎語詞。隱公三年云衛國褊小。老夫耄矣。桓公十三年云舉趾高。心不固矣。其六年云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所引褊小耄矣。趾高固矣。爲大與楚之利也。皆表詞而爲句之語詞。此公例也。諸引句皆可證焉。

系一詠歎語詞率先起詞

論語云大哉堯之爲君也。大哉語詞。堯之爲君也起詞。而反後焉。此已散見於助字篇矣。襄公二年云。

免寡人。惟二三子。成公二年云。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論語云。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徐無鬼云。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乎。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云。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卑。輪痛哉。夫君所引皆詠歎之句。其語詞率助助字。而先乎起詞。經生家以鮮矣。仁三字爲句法之奇。然鮮矣助字。與前引同。惟宣公二年云。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睥與皤皆隻字爲表詞。而先乎起詞者。是爲奇耳。經籍中未之重見。周語因之云。民所曹好。鮮其不濟。民所曹惡。鮮其不廢。猶云。民所同好。其不濟者鮮矣。下句倣此。

系二。何字詢問。有先起詞者。惟爲表詞則然。孟子云。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公羊隱公元年云。元者何。君之始年也。二引何字。皆爲表詞。後置常也。論語云。何哉。爾所謂達者。孟子云。何哉。君所謂踰者。所引何字。皆表詞。先置已見代字篇矣。

系三。排行句讀。坐動同者。一見而已。下句可省。

凡內外動字。以言起詞之情者。曰坐動。僖公十五年云。晉侯許賂中大夫。旣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旣而不與。晉侯許三字。晉侯起詞也。許坐動也。所許者。賂中大夫與賂秦伯也。而賂秦伯之坐動字。爲許字。同乎首句。故刪之。孟子云。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

聞以割烹也。吾聞後兩排讀。坐動字卽要湯也。故第二讀內刪去。隱公元年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是猶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都不過五國之一。小都不過九國之一也。今以三句同式。故後二句。凡與首句同者。盡刪矣。襄公二十一年云。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姊妹。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三讀坐動。皆禮焉。外動字。故只一見。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不曰年二十者。年字已先見也。高帝紀云。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追問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猶云。皆以君貴也。不言貴者。已見於前也。吳王濞列傳云。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首句能斬捕三字。讀之坐動也。賜金。首句之坐動也。皆一見耳。後從刪。屈原列傳云。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省一約字。庚桑楚云。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第一讀與第一句皆全。以後兩讀兩句。凡同者皆刪矣。不刪則云。蹶兄之足。則辭以嫗。蹶大親之足。則不辭矣。如此句法。原不概見。茲舉數則。以示隅耳。又所謂坐動者。卽句讀之語詞也。系四。此擬句讀。凡所與比者。其語詞可省。

此節已散見於前。今特爲發明語詞之可省耳。貨殖列傳云。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其與王侯君比者。匹夫編戶之民也。其語詞省而不書。是猶云。而況匹夫編

戶之民能不患貧乎。李廣傳云。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猶云。況於將軍還。天子又當何如乎。陳湯傳云。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猶云。況國之功臣。其應得之報。當何若哉。燕策云。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人間世云。鬼神尙來舍。而況人乎。同上。刺客列傳云。誠得刳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猶云。若曹沫之與齊桓公。使反魯地也。今省使反魯地四字。如此句法。已見於六卷狀字。九卷助字矣。故不繁引。

又凡差比平比。其所爲比之字。寓於其中。概不言也。所爲比者。卽語詞也。故比擬之句。語詞可刪者。此也。孟子云。以齊王由反手也。猶云。以齊王之易。猶反手之易也。易靜字而爲表詞。卽兩比句之語詞也。此平比也。孟子云。季氏富於周公。猶云。季氏之富。更富於周公之富也。兩人之富。卽所以比也。皆省而不書。此差比也。亦已詳於三卷論比章矣。

系五句讀表詞。往往以名代頓豆爲之者。而起表兩詞之間。無斷辭爲間者。常也。

此亦散見於前卷矣。而特詳於三卷之表詞篇。隱公元年云。公曰。制巖邑也。巖邑。本名。而爲表詞也。制其起詞也。中無斷辭。如爲是卽之類。惟非字不省。又云。今京不度。非制也。制。公名。而爲表詞。加非字以決其不然。孟子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何詢問代字。而爲表詞。起詞一讀。無斷辭間焉。隱公十一年云。我周之卜正也。我起詞。周之卜正。偏次之頓。表詞也。中無斷詞參焉。宣公十二年云。夫武。禁

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一字起詞下七動字與其止詞各爲一頓同爲表詞也閔公二年云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此句起詞三頓表詞一豆中無斷詞爲間末句太子之事一頓表詞間以非字決其不然是則名代頓豆之可爲表詞而無斷辭加焉者觀所引而已明前卷類此者多矣可檢閱焉惟所引類皆有助字者今姑引表詞之無助字無斷辭者以爲則論語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又云其爭也君子孟子云知其罪者惟孔距心襄公二年云免寡人惟二三子管子樞言篇第十二云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諸引表詞無助無斷加惟字者專辭也

彖三止詞

凡爲外動止詞者位其後。

外動字或爲語詞或爲散動其止詞必位其後而爲止詞者不外名代頓豆四者而已桓公二年云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計九句其坐動皆外動字而止詞則皆名字各附於其後者趙策云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棄禮義上首功六字內棄上兩外動字而止詞名字各位其後以爲國字之偏次又兩使字皆外動字止詞後焉隱公十一年云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度擇

兩外動字。其後止詞。皆代字也。伯夷列傳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序列兩字。外動字也。古之仁聖賢人一頓。止詞也。曹相國世家云。參見人之有過。專掩匿覆蓋之。見外動字。其後止詞一讀。又之。乃代字止詞。位諸外動字後。統觀諸引外動字之止詞。常位於後。而名代頓讀。皆可爲其止詞。頓讀不一。其式未能枚舉。故各引一則。舉隅云爾。

系一。外動字之止詞。而爲意之所重者。率先弁諸句首。其外動字無弗辭者。則其後加代字以重指焉。有弗辭者。則不重於外動字後。而有重於其先者焉。

論語云。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此一節。恥外動字。其止詞。一爲巧言令色足恭。一爲匿怨而友其人。以其爲意之所重。弁諸句首。恥上旣無弗辭。故其後各加代字爲止詞。以重指焉。又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見字後。加之字。以指句首之聖人。不得兩字。雖有弗辭。而聖人非其止詞也。論語云。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不字狀欲字。而不狀觀字。禘爲觀之止詞。先置。復加之字。以重指。自旣灌而往者。一讀。用如狀字。以言時也。又云。夏禮。吾能言之。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孟子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學則三代共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閔公二年云。是服也。狂夫阻之。僖公四年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昭公四年云。諸侯君實有之。何

辱命焉。成公二年云：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哀公十三年云：佩玉纒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周語云：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秦策云：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齊物論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李斯列傳云：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詰之；不肯者，利劍刺之。趙世家云：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兩粵傳云：服嶺以南，王自治之。趙廣漢傳云：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所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趙策云：公宮之垣，皆以荻苦蒿楚檜之祭。十二郎文云：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與李拾遺書云：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孔公墓誌銘云：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許國公神道碑云：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月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歐陽生哀辭云：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諸引皆同式，有以此字踞首，而後以之字重指者。穀梁僖公二年云：此中知以下，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更有以此字代之字，以爲重指者。趙策云：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此指前頓，然不若焉代之字之爲習見也。僖公二十三年云：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焉指子弟。又云：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

地生焉。焉指上四字與之字互文。所以殿句也。淮陰侯列傳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趙世家云。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釋言云。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諸太平之治。諸所引。皆以焉代之也。論語云。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所不從者。弑父與君也。不字狀焉。故不重指。又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豈敢兩字。反說之辭也。孟子云。夫聖孔子不居。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皆前志也。又孟子云。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此句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同式。而之字。則一無一有者。語氣使然。隱公十一年云。凡爾器用財賄。無寘于許。僖公九年云。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宣公十五年云。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楚語云。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自序云。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陳湯傳云。大夏之西。以爲強漢。不能臣也。高祖紀云。年老癯病。勿遣師。說云。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答侯繼書云。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諸引動字。有弗辭爲狀。或句字已偶。則不復加代字。以重指矣。其加者。則以代字先乎動字。與下例同。所異者。下例無首踞之語耳。論語云。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其二句。未之學也。之。乃學字止詞。重指前頓。今以先乎學字者。則未字之故也。孟子云。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僖公二十八年云。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諸引。皆有未字爲狀。故以重指代字。先乎其外動。

字也。

以上諸引。其踞首者。名代頓三者而已。而先之以讀。又以止詞重指者。亦此例也。中庸云。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者傾者突起。有似一讀之字指之。論語云。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孟子云。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襄公二十六年云。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叔孫通列傳云。諸言盜者。皆罷之。汲鄭列傳云。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路溫舒傳云。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許國公神道碑云。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孀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與衛中行書云。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與崔羣書云。其所不能。不強使爲。諸所引。皆以讀先起詞。而下文止詞可指焉。其不指者。有不辭也。孟子惟士爲能一句。不重指者。能字之先。已有爲字。故中庸云。唯聖者能之。與此同而異者。非與至兩粵傳云。親兄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此無弗辭。而不重指者。以存問二字已偶矣。加之字以參之。則不便誦矣。所謂聲調者。此也。

間有以轉詞先置者。莊公九年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第一句。常例也。第二句。甘心焉者。猶云甘心於管召也。是管召爲轉詞。今先置。而以焉字重指之。昭公十三年云。叔向曰。諸

侯不可以不示威。猶云：不可不示威於諸侯也。諸侯先置，後無重者，不辭狀也。燕策云：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於此者，轉詞也。重指前頓。論語云：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於斯者，轉詞也。指前五頓。此例見於同次而未詳，以其爲作家所重，故博引以盡其變。

系二。凡外動字狀以弗辭，或起詞爲莫無等字，其止詞如爲代字者，概位乎外動之先，非代字而先焉者，蓋寡。

外動字有弗辭，或起詞爲無莫等字，其止詞若爲代字，位在外動字之先。此例已詳於卷之四。外動字篇矣。茲姑再引數則以明之。襄公十年云：余恐亂命，以不女違。違字外動，其止詞女代字，故先焉。昭公十二年云：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哀公六年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唯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襄公四年云：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知北遊云：吾問狂屈，狂屈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齊物論云：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至樂云：吾觀世俗之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諸引止詞代字，先乎其動字者，以動字爲弗辭所狀也。

齊語云：故天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莫之敢背者，莫敢背之也。莫爲起詞，之乃先焉。定公四年云：

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襄公二十六年云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其二十四年云夫子復莫之止必不出三引皆以莫字爲起詞止詞所以先也檢閱卷四外動字則加詳焉。

止詞非代字而有先焉者昭公二十四年云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猶云老夫不能恤其國家也國家名字而亦先焉矣隱公十一年云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猶云寡人唯不能共億是一二父兄也項羽本紀云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猶云臣且不避死安辭卮酒也賈子淮南篇云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尺蹂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咫尺批傾而不行也咫尺釋詞解如則字天子之法皇帝之令兩止詞先置不特此也蔡仲之命云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汝嘉者嘉汝也汝雖代字而嘉無弗詞亦先焉矣君牙云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予翼者翼予也同上荀子勸學篇云是無它故焉或爲之或不爲爾盧從元刻於不爲下增之字羣書治要無之字雜誌謂之字蒙上而省也是也否則應云或不之爲爾也。

系三詢問代字爲止詞則先其動字爲司詞則先其介字。

此例詳二卷詢問代字節論語云子將奚先奚止詞今先先字詢問代字也公羊宣公六年云夫畚曷爲出乎閭曷爲者爲何也曷先介字亦詢問代字也。

系四。止詞先乎動字者。倒文也。動字如有弗辭。或有疑辭者。率參之字。辭氣確切者。或參是字。此例詳七卷之字節。僖公十五年云。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猶云君不惜其亡。而惟憂羣臣也。皆倒文也。一有弗辭。則參之字。一有專辭。則參是字。

象四轉詞

凡轉詞繫於動字者。其先後之位。與所用介字。一以所繫動字之類爲別。

曰動字。則內外動字與受動。皆舉焉。外動內動與受動之轉詞。其位之先後。與所用介字。已詳四卷。孟子云。王如施仁政於民。施外動字於民兩字後之者。其轉詞也。又云。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易外動字也。以三公三字先之者。其轉詞也。又云。聖人與我同類者。與我兩字先乎同字。秦策云。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爲臣兩字先乎投字。又隱公元年云。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語告兩動字後。所有故悔兩字。皆轉詞。並無介字爲介。以上所引。外動字之轉詞也。荀子榮辱篇云。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制動字於人者。受動之轉詞也。此受動諸式之一。商君列傳云。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安溺二字。內動也。其轉詞介於字而後焉。孟子云。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始內動字。其轉詞介自字而先焉。僖公二十八年云。晉侯夢與楚子搏。搏內動字。其轉詞介與字而亦先焉。以上所引。內動字之轉詞也。至諸轉詞所處先後之位。其常其變。皆詳四卷。

系一記處轉詞有有介無介之別

前卷論記處不一。其處附於內動字者。則詳於四卷內動字節。記以狀字者。則詳於七卷狀字。記以名字者。則詳於三卷之賓次節。此系所論無介字者。同賓次節。餘同內動字節。莊公二十八年云。楚令尹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自伐鄭者。言從來之處也。僖公二十七年云。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兩于字。亦言所自也。然凡言從來之處。概以自字爲介。而置先於其動字。五帝贊云。吾嘗西至崆峒。北過大陸。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過大陸。浮江淮。記所經之處也。無介字。刺客列傳云。兄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於宮者。言太子所在之處也。過太子者。所經見之人也。則無介字。隱公元年云。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共者。奔至之處也。無介字。僖公四年云。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子穆陵。北至于無棣。四至于。言所至之處也。則有介字矣。魏其列傳云。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藍田南山下。記所在之處也。而無介字者。史漢言所在之地。介字概從刪也。莊公二十八年云。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於其宮側者。記所在之處。而介以於字也。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隱公元年云。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宣公十二年云。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秋水云。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達生云。人之所畏。枕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孟子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

隱公十一年云。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所引內有以邑中外役間上內偏等字以記處者。要亦詳於三卷之賓次節。可檢閱也。

系二。記時轉詞。概無介字爲介。

僖公二十四年云。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四年云。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襄公十年云。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一宿六日。三日。皆記幾時之間也。僖公二十二年云。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孟子云。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兩引皆記既往至今之時也。成公十八年云。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論語云。吉日必朝服而朝。兩引記事成之時也。哀公元年云。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周勃傳云。君後八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此記未來之時也。凡記此四時類無介字爲介。然終不失有介字之義。故以列於轉詞。其詳則見諸三卷之賓次節。至記時而襯以中間等字者。亦詳是節。

系三。凡記價值度量里數距度之文。皆無介字爲介。而記事之所以所爲者。則介介字。

滑稽列傳云。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逍遙遊云。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千金百金。記價也。昭公二十六年云。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轉七入者三寸。論語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三寸一身有半。記度量也。李將軍列傳云。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定公十四年云。闔廬傷將指。還卒於脛。去樵李七里。烏

氏廟碑云尙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三引皆記里數也哀公元年云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里而栽者言距蔡城一里而版築也廣丈高倍言度也賈山傳云道廣三十步三丈而樹三丈而樹者言樹樹各距三丈也此記距度也此以上皆無介者並見三卷賓次節

孟子云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昭公四年云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一引所以濟者一引所以貸與收者皆記所以也李將軍傳云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游俠列傳云解布衣爲人行權以睚眦殺人莊公十二年云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襄公十九年云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四引皆言故而以以爲兩介字介焉凡有介字與司詞皆可統名之曰轉詞轉詞之用之正變皆詳於八卷介字

象五頓

凡句讀中字面少長而辭氣應少住者曰頓頓者所以便誦讀於句讀之義無涉也然起詞止詞轉詞與凡一切加詞其長短之變微頓將安歸焉故立象五論頓頓之爲式不一一起詞有爲頓者

秦策云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起詞排頓四每頓皆

以名爲偏次焉。昭公三十一年云。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攻難之士者。起詞也。一頓。攻難者。外動。偕止詞。而爲偏次也。貪冒之名者。起詞也。一頓。則以靜字附之。若偏次焉也。齊物論云。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覈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首句記處。一頓也。第二句起詞。亦偏次之頓也。以後排頓。皆爲表詞。以表竅穴之形也。此以上起詞。皆以偏次之頓爲之者。隱公四年云。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第二句起詞。四本名。皆各爲頓。凡排行必頓。齊物論云。百骸九竅。六藏。眩而存焉。起詞三物名。亦各爲頓。排行故也。又云。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相代之起詞。卽前喜怒等十二字。每頓二字。共六排。以上起詞。皆以排頓爲之者。隱公四年云。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此二人者。一頓。名字前加指示代字。而殿以者字。以爲起詞也。田子方云。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吳語云。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匱。以隨諸御。宣十二年云。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所云若夫人者。一介嫡女。一介嫡男。其佐先穀。其三帥者。五頓。皆起詞也。是皆以代字靜字。附於名字而成者也。

宣公十二年云。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伐叛柔服。兩頓。各爲起詞。每頓皆以外動。偕其止詞爲之。公羊桓

公十一年云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起詞兩頓隱公五年云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各句起詞皆爲一頓以上所引起詞之頓皆以散動與其止轉之詞爲之者其詳見五卷散動節

繫辭云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此節首是故夫象一頓有若起詞然以爲下文所指也象之一之七系卽此志也此故不贅又起詞往往爲意之所重提置於先讀時應略頓者藺相如列傳云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矣臣頭一頓擲地有聲如云今臣頭與璧俱碎矣則弱矣淮陰侯列傳云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今臣一頓有力敗亡之虜同次又一頓也荀子議兵篇云身苟非狂惑癡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身一頓哀公十一年云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且子季孫一頓送鄭尙書序云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公卿大夫士一頓非起詞乃偏次也蓋偏次而爲頓者猶云公卿大夫士之中苟有能爲詩者也此見二卷約指代字孟子云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廛無夫里之布市關廛皆作一頓讀隱公十一年云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隻字一頓叔孫通列傳云儀先平明謁者治理云云儀總冒一頓所引各項弁諸句首若起詞然故附識焉

二語詞有爲頓者

凡曰語詞。則動字與其所繫者皆舉焉。然既曰語詞。卽句讀矣。何以頓爲。蓋單行語詞之爲句讀也。固矣。有時語詞短而多。至三四排者。誦時必少住焉。此其所以爲頓也。儒林傳云。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陛下後三字者四。四字者二。要皆爲語詞。謂之爲頓也可。謂之爲句也亦可。匡衡傳云。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排行語詞。共計十八頓。同上。昭公三十二年云。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計十一頓。桓公六年云。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此五頓。皆語詞。分解名有五也。又云。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此五頓。續解。繼云。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共計前六頓。後五頓。末又三頓。皆有外動止詞等字。是頓分三排。每排卽可視作一句。而每頓謂之爲句。亦可。又齊物論。於形大木。竅穴之後。而記其聲。則云。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共八頓。皆內動字。襯以

者字以爲表詞也。蓋竅穴非有激謫等聲也。惟其聲之似耳。此者字之用。隱公十一年云。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三頓皆散動字爲表詞也。統觀上引。凡語詞排行字少。誦時不能不爲之少住。故謂之頓耳。

三止詞轉詞有爲頓者。

昭公十二年云。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帥師圍徐。以懼吳。使後止詞四本名排作四頓。又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與介字後四本名四頓。此轉詞之頓也。定公四年云。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魯公以後。皆可爲轉詞之頓。趙策云。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無功之尊。無勞之奉。兩止詞兩頓。潮州刺史謝表云。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敢多讓。至於後諸排皆頓也。凡介字後司詞長者。皆可謂頓。可參閱七卷介字篇。總之止詞轉詞之可謂頓者。其式不及備載。而尤習見者。則凡止詞爲意之所重者。先置句首耳。桓公二年云。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夫德兩字置句首。一頓。下文之字指焉。昭公二十年云。山林之木。

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計四句。每句止詞。先置爲頓。此卽彖二系一之例。試檢閱之。刺客列傳云。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政身。乃以之。司詞。先置一頓。此式可參觀卷七介字篇。至記價值度量里數距限等語。概爲賓次。有可爲頓者。則見於彖四之系三矣。

四。狀語有爲頓者。

凡狀字。或名字。集至兩字。或三四字。以記時記處者。往往自成一頓。無所名也。名之狀語。此與彖四之系一系二相類。可參觀也。其已成狀字者。曹相國世家云。乃者。我使讓君也。乃者。狀字。記時之頓。見卷六狀字篇。於是間者。頃者。今者。始者。近者。不者。又不然。非然。雖然。與如是。若是。夫如是之屬。皆可置諸句首。以爲頓也。而久之。頃之。與夫。今也。始也。且也。之屬。亦此志也。不寧惟是。成公十六年云。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泌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韓之戰。三字一頓。記其事也。餘同。匈奴列傳云。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自是之後。一頓。記時。凡以後先中外間側等字。記時與處者。皆類此。已見於卷三賓次節。食貨志云。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先是十餘歲。記時一頓。又凡經傳如元年。春王正月。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所記年月日時。皆各爲一頓。昭公二十五年云。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昭公二十年云。聊攝以東。姑尤以西。

其爲人也多矣。地名後介以東西方向諸字自成一頓。所以記處也。應科目時與人書云。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潮州謝上表云。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幾甸之間。輦轂之下。計四字者六。各襯偏次自爲一頓。亦所以記處也。而類此者。往往而是。此所謂狀語之爲頓也。

五同次有爲頓者

同次者。同乎前次也。卽所指者。與前次所指者一也。見三卷同次節。達生云。臣工人。何術之有。臣者。斲輪自稱一頓。工人自稱所執之事。與臣同指。斲輪一人。故爲同次。一頓。此同次之爲頓也。隱公十一年云。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百里一頓。與許大夫同爲賓次。僖公四年云。公殺其傅杜原款。杜原款本名一頓。與其傅同次。其二十二年云。狄伐廬。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叔隗季隗本名一頓。與二女同次。其二十四年云。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實紀綱之僕一頓。與三千人同次。襄公八年云。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夫婦男女一頓。昭公七年云。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良霄後四頓。皆與同次。昭公二十年云。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原性云。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又云。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送鄭尙書序云。其海外雜國。若

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入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凡所引平列諸名。皆同次而可頓者也。莊公二十八年云。晉人謂之二五耦。僖公七年云。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孟子云。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曰二五耦。曰三族。曰陳相曰辛。雖皆同次而可不謂之頓也。其餘同次之可爲頓者。可檢閱同次節諸引而別之。

六言容諸語有爲頓者

句讀中。往往有連兩字三字。或四字五字。以肖面貌體態服製情性材質等事。類若狀語。而誦時應少住者。故謂之言容之頓。孟子云。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歆粥兩字。面深墨三字。間於句中。非起詞。非語詞。惟言諒陰之容。又歆粥者。外動與止詞也。而面深墨者。則名字與其表詞也。似讀非豆。與上下文無涉也。無可強名。故謂之頓。視同狀辭耳。文公元年云。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蠶目而豺聲。一頓。言其目如蠶。而聲如豺也。宣公四年云。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兩頓同上。其十二年云。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昭公十二年云。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其元年云。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秦策云。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滕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面有愧色。陸賈列傳云。尉佗魑結箕倨。見陸生。又云。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

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高帝紀云。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又云。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柵道旁。霍光傳云。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晰。疏眉目。美須髯。管晏列傳云。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廉頗列傳云。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食貨志云。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楊惲傳云。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刺客列傳云。樊於期。偏袒搃腕而進。又云。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留侯世家云。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髮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送殷員外序云。朱衣象笏。承命以行。送石處士序云。先生居嵩邨。灑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又云。坐一室。左圖右史。又云。冠帶出見客。新修滕王閣記云。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石鼎聯詩序云。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盤谷序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少監馬君墓誌銘云。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諸引內。所有

自二字以至五字之頓。凡以肖面貌體態服製情性材質等者。皆狀語也。其爲頓也。旣與句讀之起詞語詞無涉。而自集之字類。又無定。嵌諸句讀。文勢頓宕。前卷未之一言。故博引諸式以爲則。至如平比之句。亦以肖容也。有以二三字綴諸句尾。宛若一頓。然似此之句。率連上文。不可謂之頓也。且比句必有所隱之語。謂爲讀者近是。昭公十二年云。今與王言如響。如響者。如響之應也。又連上一氣讀。是讀也。非頓也。定公九年云。吾從子如驂之靳。論語云。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昭公二十年云。事建如事余。又云。自以爲猶宋鄭也。又云。歸從政如他日。應帝王云。至人之用心若鏡。孔君墓誌銘云。君於爲義若嗜慾。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凡引內所言。如若猶以爲比者。皆有隱語。實讀也。不得視猶頓也。而所以引之者。蓋無於歸。故附此使式焉爾。

象六讀

凡有起詞語詞。而辭氣未全者。曰讀。讀有讀之式。有讀之用。讀之式有二。曰記。曰位。記有三。一。接讀代字也。

公羊莊公十二年云。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宜爲君者。一讀。而爲起詞也。者字。接讀代字也。凡有接讀代字者。斯爲讀。成公二年云。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客之所爲者。止詞也。一讀。所字。接讀代字也。秋水云。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兩句句集兩讀。起詞之讀。有者字。表詞。

之讀有所字。人間世云。存於己者未定。何暇暴人之所行。兩句第一句起詞。者字爲讀。第二句止詞。所字爲讀。人間世云。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其年壯。其行獨。兩其字指衛君。而居偏次。所以領讀也。老莊列傳云。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其人與骨同上。秋水云。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其接此字。讀之起詞。以上所引。皆已詳卷二接讀代字矣。故接讀代字者。乃所以爲豆之記也。又其字指名。用於主次。或單用。或與連字並用。所附者惟讀而已。亦見卷二指名代字。齊物論云。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兩用其字指名代字。皆爲讀之起詞。昭公二十年云。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雖其二字。雖連字。其起詞。故凡讀之起詞。有用代字爲指者。概爲其字。是則同一其字。或接讀。或指名。其爲用則一。其位則緊接所指。而嵌於句中者。接讀代字也。遙應所指者。指名代字也。詳觀卷二代字之有涉乎其字者。知所區別矣。者字之所以爲接讀代字者。以其爲讀之起詞。而有所指也。不則者字。惟爲煞讀之用。蕭相國世家云。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項羽本紀云。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兩引者字。而兩讀之起詞。皆已備在。則者字之無所指也明矣。此已見諸卷二接讀代字矣。又見諸卷九傳信助字矣。夫如是。蕭相國世家云。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矣。留侯世家云。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儒林傳云。陳涉起

匹夫毆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齊策云。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三國志諸葛亮傳云。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又云。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歷引諸者字。旣非起詞。又無所指。蓋惟用以煞讀。以明辭氣之未完而已。

一起語兩詞之間參以之字也。

此例詳諸七卷之字節。孟子云。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民之從之也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張中丞傳後敍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淮陰侯列傳云。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又云。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自序云。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襄公二十九年云。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圻者傳云。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蓋亦遠矣。歷引諸讀。或爲起詞。止詞。或爲司詞。其起詞坐動之間。皆有之字參焉。故參以之字者。乃所以爲豆之記也。

三。弁讀之連字也。

凡連字之必弁乎讀者。惟推宕者爲然。以爲兩連字先乎句。則所弁者讀。後則爲句。凡此皆詳於卷八連字矣。隱公十一年云。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能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魏其列傳云。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公羊宣公十二年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梅福傳云。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答孟尙書書云。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又云。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汲鄭列傳云。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東方朔傳云。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諸引內有若卽如使。雖縱會諸連字。皆所以爲讀之記。故所弁者皆讀也。吳語云。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於藩籬之外。平準書云。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汲鄭列傳云。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兩粵傳云。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兩引爲字。兩引以字。以其先乎句也。辭氣未完。故所弁者爲讀。食貨志云。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所引分兩段。每段皆有結束之句。第一結束。爲字領之。第二結束。以字領之。則爲以兩連字所弁者。又爲句矣。此以爲兩連字之所弁者爲讀爲句。一視其位之謂也。

位亦有三。一讀先乎句。而有助字爲殿者。

讀之殿以也字者。最所習見而矣耳。焉諸傳信助字。與乎哉耶諸傳疑助字。皆可假以煞讀者。已散見於九卷助字矣。茲爲各舉一二以示隅。文公三年云。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

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九也字。煞讀者五。皆先乎句。煞句者四。皆後乎讀。齊策云。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

欲也。穀梁桓公十四年云。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扁鵲列傳云。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引內也字。所煞者之讀。其位皆先乎句也。

昭公三年云。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楚策云。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楊惲傳云。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賈誼傳云。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昭公三十二年云。民之服焉。不亦宜乎。其十二年云。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賈誼傳云。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具也。駢拇云。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生。燕策云。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荀子榮辱篇云。將以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以上所引矣。焉耳與乎哉邪諸助字。所煞之讀。皆位先乎句。是非諸助字。所殿者之必爲讀也。乃其所位者之先乎句。而辭氣又惟讀之是稱也。此不可不辨也。

二讀先乎句。而有起詞爲聯者。

夫句者乃以達所說之正義也。欲明正義，應將前後左右之情境先述焉。而正義乃明，故凡讀之先乎句者，皆所以述正義之情境也。讀之先乎句而有助字爲煞者，前節已言之矣。其無助字爲煞者，有有起詞，無起詞爲聯之別。無起詞爲聯者，下節言之。有起詞爲聯者，如隱公三年云：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傳之正義記穆公之召耳，故爲句。曰疾者，言召之故也。故爲讀。有其故而後有其事，故先讀於句。疾也，召也，皆宋穆公也。故曰宋穆公爲起詞，所以聯句讀也。莊公二十八年云：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欲蠱文夫人者，言故之讀。先乎句，聯乎句，讀者則皆以令尹子元爲起詞也。是年又云：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論語云：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呂后紀云：太尉尙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逍遙遊云：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賈捐之。傳云：今陛下不忍區區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宣公二年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其十二年云：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楊燕奇碑文序云：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墜，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太原郡公神道碑文云：公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歲餘超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敏，持以禮法，不挾不矜。樂毅列傳云：諸侯害齊潛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扶風郡夫

人纂誌銘云。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王君墓誌銘云。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諸引皆讀先乎句。而讀句皆同一起詞。以爲聯也。其實此例。與象一之三系同義。總之華文動字無變。故惟以動字之位之先後。以爲讀句之別。若泰西古今文字。其動字有變。故遇此種句法。率以動字之變。同乎靜字者爲讀。而句讀判然矣。

三。讀先乎句。而無起詞爲聯者。

此節之異於前節者。在無起詞以聯句讀耳。卽有焉而亦不相共。夫讀之先。旣無起詞。則或挺接前文。或疊用前語爲接者。皆此例矣。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立之之前。皆無起詞。而立在二字先乎句。而各自爲讀。此卽無起詞先乎句讀爲聯之式也。夫如是。君子之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九句各有讀以先焉。猶云。方其視也。明思所以能明也。他句同此。僖公十五年云。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句同上。哀公十一年云。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共三句。第一句無所用之。先之者讀也。亦無起詞。西域傳贊云。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盜賊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自民力屈。挺起。至道路不通。皆以記直。

指未出之情。斯謂之讀。又衣繡挺接至郡國。言能勝之由。亦讀也。句讀皆有起詞。而又各不相共。匡衡傳云。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樂可興也。同上。又秦策云。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與僖公三十年云。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襄公三年云。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又云。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僖公十年云。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桓公八年云。不當王。非敵也。莊公八年云。曰捷。吾以女爲夫人。陳湯傳云。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權公墓碑云。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諸此所引。其句讀或散或整。或長或短。莫不挺接上文。而句讀之起詞。有皆無者。有皆有而不同者。所以極用句讀之變。庶閱者有所心得。而徵之於書。不至隔闕焉。斯可矣。大學云。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用前文一字。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疊一句。論語名不正一節。亦疊一句。孟子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又云。晉國

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隱公四年云。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眇者。鮮矣。又云。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畔親離。難以濟矣。僖公三十二年云。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昭公二十五年云。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穀梁僖公二年云。且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其十年云。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楚策云。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燕策云。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叔孫通傳云。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匈奴列傳云。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衛將軍列傳云。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大宛列傳云。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廉頗藺相如列傳。奢因說曰。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李斯列傳云。今一使者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復。而後死。未暮也。師說云。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送王秀才序云。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諸此引。皆疊用前文。或字。或句。而自成爲

讀者以其無起詞之先。故列於此。斯式之讀。前卷未之一言。故縷引若是。凡疊用前文以之成讀者。居多。而以成句者亦有焉。如僖公十年云。公祭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三疊前字。皆爲句之起詞。史記以疊字爲接者。最習見。有不泥於成讀成句者矣。張陳列傳云。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馳驅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四疊前文之字。惟用以承接耳。而非以成句讀也。夫疊用前文者。卽重言前文若是也。惟然而惟然。如是若是。夫如是等語之先乎句者。皆如重申前文。而自成爲讀矣。論語云。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成公八年云。惟然。故多大國矣。大宗師云。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又云。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趙充國傳云。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梅福傳云。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上崔虞部書云。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諸引皆以如是等語。重申前文者也。至此而讀之。諸式全矣。進論其用。

讀之用有三焉。其一用如名字者。

凡讀之用。皆已散見於前。此第類焉耳。故不詳。名字之用於句讀也。或爲起詞。或爲止詞。或爲轉詞而已。是則讀之用如名字者。亦有三焉。一用爲起詞者。論語云。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

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兩讀之。煞以也字者。各爲句之起詞。又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四起詞之讀。同上。孟子云。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又云。鳥獸之害人者。消穀梁莊公二十八年云。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權公墓碑文云。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秋水云。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桓公六年云。所謂馨香。無讒慝也。莊公六年云。亡鄧國者。必此人也。德充符云。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八引起詞之讀。皆以接讀代字爲之者。隱公元年云。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宣公十五年云。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襄公二十八年云。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宣公十二年云。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代齋郎議云。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以使令於上者也。對禹問云。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又六引諸起詞。皆讀也。而讀不一式。以見凡讀之。皆可爲起詞也。二用爲止詞者。論語云。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宣公十二年云。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公羊隱公元年云。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宣公三年云。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公羊隱公七年云。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成公二年云。

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平準書云。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秋水云。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穀梁莊公元年云。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房君墓誌銘云。今壓於上命。不得見吾兄之入此土也。豈非天邪。盧君墓誌銘云。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諸引止詞。皆有讀爲之者。而讀之爲式。亦至不齊。故略舉焉。內兩引以讀爲表詞者。附志焉。其不及引者。皆見前卷。又凡動字後有使令之讀者。亦可附志於此。僖公二十八年云。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又云。甯俞貨醫。使薄其酖。宣公十一年云。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公羊莊公三十二年云。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然。田子方云。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襄公十四年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張釋之列傳云。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此使令之讀。繫於動字之後。若爲其止詞者。然。至於如過諸字之後。接以所與比之讀。亦可視同止詞。淮陰侯列傳云。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夫大夫種范蠡之與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天道云。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繫鼓以求亡子焉。貨殖列傳云。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淮陰侯列傳云。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知。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諸引如

若等字後。皆有讀與比。一若止詞然者。故識於此。與四卷同動字同義。

三用爲轉詞者。宣公十二年云。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又云。訓之以若敖。蚡冒。筮路。藍縷。以啟山林。孟子云。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僖公二十八年云。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人間世云。故解之以牛之白。穎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之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圻者。傳云。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蓋亦遠矣。諸引內。於以爲諸介字後。其所司者。皆讀也。而皆爲動字轉詞。惟賢字後。於字所介者。比讀也。又刺客列傳云。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萬石君列傳云。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張陳列傳云。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故耳。養生主云。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上張僕射書云。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餘事示愈。所引內。如妾尙在之故。過河內時。畏秦故。臣之解牛之時。與受牒之明日。是皆以讀爲偏次也。以其爲之字所介。故繫於轉詞之後。

其二。用如靜字者。

凡讀之用如靜字者。卽讀之用爲表詞也。而讀之用爲表詞者。有煞以助字者。綴以靜字而最爲習用者。則接讀代字也。其煞以也字者。隱公元年云。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純孝而煞以也字。所

以表穎考叔之爲人也。定公四年云。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皆叔也。如上。隱公四年云。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嬖人之子也。同上。宣公四年云。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又云。君天也。天可逃乎。秦策云。刳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以上皆以也字煞表詞之讀。煞矣字耳。字者。間亦有焉。見卷九各助字下。其綴以靜字者。隱公四年云。衛國褊小。老夫耄矣。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褊小兩靜字之綴於衛國。而爲表詞也。猶耄矣之爲老夫之表詞也。此兩語卽所以請陳國圖之之故。故謂之讀。僖公二十二年云。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衆寡兩靜字同上。襄公三十年云。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桓公六年云。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宣公十二年云。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不肯用命。宣公三年云。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昭公三年云。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哀公十六年云。吾聞勝也。詐而亂。毋乃亂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吳語云。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諸引皆以靜字綴諸名字後。而成爲表詞之讀者也。

惟讀之有接讀代字也。則其用如靜字者。審必矣。論語云。我非生而知之者。猶云。我不是生而知之之人也。故生而知之者。一讀。者接讀代字也。今爲表詞。故用若靜字者。然。孟子云。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猶云。天所廢之人。必如桀紂之人也。故兩讀皆用如靜字。楚世家云。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

齊世家云。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蘇秦列傳云。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劉歆傳云。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復上書云。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答崔立之書云。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與柳中丞書云。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送王墳序云。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董公行狀云。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諸此所引。凡有者所兩字之讀。皆用如靜字者然。蓋若此之讀。皆以表爲代者之何爲何若也。是皆散見於前。閱者可覆按也。

其三用如狀字者

狀字爲用有三。曰記處。曰記時。曰記容。惟容之所句者廣。凡言及舉止比較情景緣因。與夫擬議設想。

之情狀者胥賅焉。

一讀之記處者。論語云。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居是邦也。一讀。記所在之處。又云。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僖公四年云。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前兩平讀。又一總皆記處之讀也。宣公十二年云。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做之。在軍一讀。同上。平準書云。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封禪書云。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又云。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又云。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趙廣漢傳云。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及新進年少者。山木云。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釋言云。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近。不敢相聞。諸引皆有記處之讀。先乎其句。二讀之記時者。僖公二十六年云。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日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朝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終日而畢。終朝而畢。兩記時之讀也。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昭公元年云。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甯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襄公三年云。言終。魏絳至。公羊隱公三年云。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其國。稱夫人。魏公子列傳。

云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吳語云。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賈誼傳云。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李將軍傳云。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騎間。絡而盛臥。廣行數十里。又云。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大宛列傳云。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爲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列禦寇云。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與柳中丞書云。愈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張中丞敍後云。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上李尚書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曹成王碑云。及是。然後跪謝告實。王君墓誌銘云。諸公貴人。旣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施先生墓誌銘云。貴游之子弟。侍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得卒聞。諸引各有記時之讀。而又各不相類。故臚舉焉。以爲式。

三有以記舉止之容者。宣公十四年云。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後三讀。所以記楚子急遽之容也。襄公十四年云。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記其所被蓋者。服飾之容也。荀子議兵篇云。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鞬帶劍。贏三百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其中七讀。記兵容也。昭公二十五年云。諸臣僞刳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僞

刳君者記飾似之容也。襄公二十九年云：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此譬其所在之危也。昭公三年云：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列禦寇云：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又云：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諸所引各有比較之讀，以狀其所比之容也。蕭望之列傳云：仲翁出入從倉頭盧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爲句前諸讀，記情景也。司馬遷傳云：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司馬相如傳云：南夷之君，西僊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賈捐之傳云：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三引內各有排讀，皆以記事之情景也。至記事之緣因者，最所習見。桓公二年云：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者，言先書之故也。梅福傳云：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西域傳贊云：光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以隔斷匈奴右臂，絕南羌月氏。陸賈傳云：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叔孫通傳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孟荀列傳云：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

信禴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書萬言而卒。送董邵南序云。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平淮西碑云。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南海廟碑云。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以上所引。諸句之先。皆有讀。以記其事之緣因也。擬議設想者。皆以言事之未定。而或假設其事。以覘其效之有無。或理之向背也。孟子云。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此設一事。君不如舜。治民不如堯之事。以觀其合理與否也。故決之以爲不敬君者。賊其民者也。而所以可爲狀讀者。蓋不如舜之事君。卽以狀敬君之何若也。凡假設擬議之讀。言理者。皆可解。如若如是也。言效者。則假設之讀。乃其效之因也。莊公十四年云。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無二心。納我。乃所以許之之因也。襄公三十一年云。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樊噲傳云。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淮陰侯列傳贊云。使信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李將軍列傳云。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陳丞相世家云。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柳子厚墓誌銘云。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

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縱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凡此所引。所有假設之讀。閱者旣已數見於前矣。必能辨之。然而言容之讀。尙不止此。此第舉其大凡以爲則。

凡讀先乎句者。常也。其後之者。可條舉焉。

本節所引諸讀。皆先乎句。無事重引以爲證。讀之後乎句者。或爲歎辭。則見彖二之系一。或用爲止詞。轉詞與比較之讀者。則見諸本節。舍此而外。則散見於書。而無例之可繩者。僅矣。閔公元年云。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此倒文也。是猶云。與其及也。猶有令名。僖公二年云。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是猶云。其愛之也。且虞能親於桓莊乎。襄公二十五年云。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是猶云。其俘之也。此誰非王之親姻乎。乃出其民。襄公三十年云。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是猶云。及其入焉。反其田里。趙策云。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是猶云。齊楚固助之矣。吾將使梁及燕助之。諸讀之後置者。於義無關焉。而於文則非其常。故識之。

彖七句

凡有起詞語詞。而辭意已全者。曰句。首卷界說之十一曰。凡字相配而辭意已全者。曰句。蓋初立界說。起語兩詞。猶未詮解。故以字相配三字隱之耳。所謂辭意已全者。卽或惟有起詞語詞。而語意已達者。抑或

已有兩詞而所需以達意如轉詞頓讀之屬皆各備具之謂也是則句之為句似可分為兩類一則與讀相聯者一則舍讀獨立者至不需讀而惟需頓與轉詞者則所別甚細不更為類焉夫與讀相聯之句已具見於論讀節矣今復引數則而於句讀下註明焉俾閱者知所區別已耳

貨殖列傳云周人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至此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此

連趨時趙策云段規諫曰不可答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復諫靜來請地句不與狀必加兵於

韓矣句君其與之句彼狃狀又將請地於他國句他國不與狀必鄉之以兵句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

而待事之變句司馬相如傳云今封疆之內處冠帶之倫詞咸獲嘉祉句靡有闕遺矣句而夷狄

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兩頓或記處或以地舟車不通人跡罕至兩讀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兩狀讀

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兩狀讀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

為奴虜五狀讀繫纍號泣靜讀內嚮而怨至此一句其實此段只一句猶云中國既受社矣相如傳

云伊上古之初起頓肇自顛穹兮生民詞歷選列辟以迄乎秦句率邇者靜讀踵武兩逖聽者風聲兩

紛綸葳蕤頓湮滅而不稱者靜讀不可勝數也句繼韶夏崇號諡兩狀略可道者靜讀七十有二

君句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兩扇句張敞傳云朝臣宜有明言曰對所言則為句陛下褒寵故

大將軍以報功德詞足矣就所論間者輔臣顯政貴戚太甚君臣之分不明三讀請動貫下坐罷霍氏

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三讀皆所請之止詞。至此句止。其實自朝臣至

此為一假設之讀。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又兩句其實至此皆假設之讀。後乃言效。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

朝臣為知禮。一句言兩效。霍氏世世無所患苦。又一句言效節全。劉歆傳云。往者綴學之士。頓起不思廢絕之闕。讀

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三短學者罷老。讀且不能究其一藝。句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

非往古。兩平句。接上。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讀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頓解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句猶欲抱

殘守缺。讀挾惟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兩句。反正。或懷妒嫉。讀不考情實。句雷同相從。隨聲

是非。兩狀。讀抑此三學。句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兩平讀。分承上句。豈不哀哉。結劉向傳云。今以陛下

明知。讀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兩對。讀皆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兩對。讀歷周唐之所進。止

之以為法。詞轉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兩對。讀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兩對。讀以揆當世之變。轉詞連上。讀放

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四對。讀決斷狐疑。分別猶豫。又兩對。讀使是非炳

然可知。禁令之讀。為前兩讀所共。至此計。十四讀。皆為誠字所連。讀式五變。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兩平句。言效。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結

兩決諫佛骨表云。今聞坐動。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四

止詞。至臣雖至愚。靜必知陛下不惑於佛。靜讀。貼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一讀。知之直以年豐人樂。讀

此句止。狗人之心。讀為京都士庶。頓轉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句安有聖明若此。靜而肯信此等事之止。讀

故

詞哉連上安有鄭公神道碑文云公與賓客朋遊飲酒讀記必極醉句投壺博奕窮日夜句若樂而不

厭者讀比平居簾閣據几讀記終日不知有人句別自號白雲翁句名人魁士頓分母解鮮不與善句好

樂後進句及門接引讀皆有恩意句袁氏先廟碑云公惟讀之曾大父大父皇考起比三世頓同存不

大夫食歿祭在于孫兩讀唯又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遵禮則益不及三讀言所以在慎德行業治圖功

載名以待上可兩讀一頓至此無細大讀靜無敢不敬畏句無早夜無敢不思同成於家進於外以立

於廟兩句一頓以言其效以上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

吾大將軍七頓由卑而鉅讀莫不官稱句遂為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涇襄荊又兩句頂上略苞

河山秩登祿富兩讀以有廟祀轉詞至此為具如其志句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又一句兩句分項上可謂

大孝結總與袁相公書云閣下儻引而進之起詞附密加識察讀狀有少不如意識止乃察愈為欺罔大君子句

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再足誠不忍讀狀奇寶橫棄道側讀忍之而閣下篋櫝頓起尚有少闕不滿之

處又一猶足更容讀忍之止詞與奇寶一讀皆以言輒冒言之句以不忍之故上鄭尚書啓云愈幸甚

讀靜三得為屬吏句朝夕不離門下讀出入五年讀言竊自計較讀之受與報頓下讀不宜在門下諸從

事後此止詞之讀自計較至故連字事有當言讀未嘗不敢言句有不便於己讀輒吐私情句閣下所宜

憐也宜結句猶云此乃閣下所歷引諸書分註讀句區別或有未當知所難免而大致若是學者誠密加

察識則讀與讀與夫句讀之所以相輔而能足其辭氣者知泰半矣因更引昌黎全序以明之

送高閑上人序云苟可以寓其巧智假設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讀使字則神完而守固句言雖外物

至宕不膠於心足堯舜禹湯治天下連下計八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同式僚之

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三讀又一式樂之終身不厭句奚暇外慕足一夫外慕徒業者詞起皆不

造其堂不嚼其裁者詞讀表也往時張旭善草書起詞不治他伎句喜怒窘窮頓憂悲愉佚怨恨

思慕酣醉無聊不平共計四頓皆分有動於心至此一必於草書焉發之句觀於物

句擬接見讀之山水崖谷一頓見之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

共計五頓天地事物之變頓總前可喜可愕表詞貼前頓或云凡天地事物一寓於書句故旭之書頓起變

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句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句今閑之於草書頓有旭之心哉句不得其心而逐其

迹狀未見其能旭也句為旭有道起利害必明讀無遺錙銖句情炎於中利欲鬪進兩讀有得有喪

勃然不釋兩讀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兩句有今閑師浮屠氏頓同一死生解外膠讀是其為

心讀必泊然無所起句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句同泊與淡相遭狀頽墮委靡頓潰敗不可收拾讀足

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句然吾聞浮屠人善幻靜多伎能靜閑如通其術狀則吾不能知矣句

至舍讀獨立之句非謂句之前後皆無讀也惟句與句或自相聯屬而前後之或有讀焉亦不若句讀錯

置犬牙者然也。原夫句之爲句也。至爲繁賾。要無定例之可循。今欲資爲論說。試別其式爲四。一。排句而意無軒輊者。

凡有數句。其字數略同。而句意又相類。或排兩句。或疊數句。經籍中最習用也。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後四章。皆有排句。爲其句字句意近似故也。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則疊排四句。餘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某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隱公九年云。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僖公三十三年云。武夫力而拘諸原。夫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所引諸疊句。或兩排。或三排。其字數意義。大略相同。間有先之以讀者。仍不失爲排句也。至如趙策云。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斷辭以

絕人之交。又云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楚策云。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秦策云。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亡於秦者。累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東方朔傳云。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王尊傳云。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行。砥節首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匈奴傳云。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旣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南海神廟碑云。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旣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

惚畢出。蜿蜿地地。來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駟。旗纛旄麾。飛揚掩藹。饒鼓嘲轟。高管噉噪。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答尉遲生云。實之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醉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所引諸段。排句多而式亦各異。可取則焉。

疊句有以狀字連字爲呼應者。已詳於八卷承接連字節矣。重錄數則以爲式。穀梁僖公二年云。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首兩排句連以而字。蘭相如列傳云。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此兩句連以亦字。季布列傳云。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下句以亦字爲承。又云。漢索將軍急。迹且至臣家。秋水云。以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昭公四年云。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之何。虞難。刺客列傳云。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進。與于襄陽書云。世之齷齪者。旣不能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送楊少尹序云。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黃家賊狀云。德旣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上崔虞部書云。旣以自咎。又欲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謝孔大夫狀

云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諸引排句。各有且或亦而又既則諸連字與狀字相爲承接。則疊句便覺靈動矣。又以上所引一切排句。其句意並無淺深之別。是不可以不辨者。不然則爲下式矣。

二疊句而意別淺深者。

疊句有似排句。其格式相似。其字數略等。所謂意別淺深者。先後句意。或判輕重。或相比較之謂也。賈誼傳云。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斂。又云。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痺。又云。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三引所謂先後句意。有輕重比較之別者。皆具焉。昭公三年云。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豈惟以下三句之意。皆遞進也。卽隱公元年云。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猶況兩字相比。況字後所有語詞隱寓者。十而有九。然辭意盡達矣。不謂之句可乎。是則昭公元年云。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又云。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燕策云。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平準書云。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趙充國傳云。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賈捐之傳云。人情莫

親父子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劉向傳云。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所引諸句之式。或不相類。而各有連字呼應。故皆有淺深之別。昭公元年云。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襄公三十一年云。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襄公六年云。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天運云。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潮州刺史謝上表云。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趙策云。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諸此六引。雖各有讀交錯其間。而句意則層層遞進。可取法焉。凡此句法。皆詳諸八卷連字矣。

三兩商之句。

公羊隱公三年云。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此兩商之句也。一見於八卷之終。又見於卷九傳疑助字。大致皆先之以讀。以爲兩設者也。公羊桓公十三年云。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又襄公二

十九年云。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昭公三年云。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畏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哀公十二年云。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昭公三十年云。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淮陰侯列傳云。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怒。楊惲傳云。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鼂錯傳云。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韓策云。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魏策云。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趙策云。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許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論變鹽法事宜狀云。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復讐狀云。伏以子復父讐。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多殺。無以禁止其端矣。論鹽法事宜狀云。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錢十文也。又云。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

可行。雖宰相充使，無益也。諸引兩商之句，大致相類，概皆先之以讀，所以爲設問也。其於設問之讀，有煞以傳疑助字者，則見諸九卷，要之此種句法，辨事理最爲便利。

四、反正之句。

反正之句者，卽前後句意義相背，中假連字以捩轉也。捩轉而不用連字者，亦有焉。然不概見也。此種句法，詳於八卷轉捩連字矣。游俠列傳贊云：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霍光傳贊云：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兩引上下句義相反者，參然字以轉焉。賈誼傳云：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趙充國傳云：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兩引以而字爲轉者，考工記云：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公羊僖公三十三年云：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此兩引轉以然而者，至如大宛傳云：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蕭相國世家云：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顧反居臣等上。王尊傳云：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如尊乃勇耳。與崔羣書云：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魏志：吳質傳云：公幹有逸氣，但未逾耳。王翦列傳云：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司馬遷傳云：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此諸

引上下句則以乃顧抑但獨特爲掉轉者賈誼傳云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吳語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讀荀子云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趙策云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僖公二十八年云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論語云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又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成公十六年云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德充符云彼且斬以諷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穀梁隱公元年云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以上諸引上下句義相背而無連字爲轉也今字用於節省往往以代轉捩連字而參於句中者間有然矣孟子云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又云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論語云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晝三引今字用以指時而亦藉以爲轉也其在句首者國策最習見也又論語云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孟子云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則以曾直兩狀字爲轉矣故反正之句所用以爲掉轉之字者難以枚舉然終以然抑而及然而諸連字爲常故不憚再引數則以究其用宣公十一年云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襄公二十七年云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襄公十四年云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秦策云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策云今韓

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燕策云：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魏策云：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司馬相如傳云：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又云：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趙充國傳云：蠻夷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揚雄傳云：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禘祫議云：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上張僕射第二書云：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相比也，特以擊球之間之事明之耳。齊世家云：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答陳商書云：今舉進士於此書，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毋與操瑟立齊門者比與？樊紹述墓誌銘云：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畢具，海函地負，放恣縱橫，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尙之，益至此其惑也。繁引諸句，皆反正相生，文筆流動而不板滯，學者所最當取則者也。

四式既定，凡類是者，舉可隸焉。惟此四式，要皆施於段落之中，至如段落所有之結句起句，迄無定則，然要不越連字助字，兩卷所引句式之外，學者貴觀其會通焉。

泰西方言之論句法也。四式之外，加一相因之句，卽謂上下之句，有相因之理，或言固然，或言所言然。

也。而此式於第二式意有淺深之句。與第四式反正之句。皆可歸焉。故趙充國傳云。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揚雄傳云。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齊策云。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秦策云。子待傷完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四引上下句中有間。故是以與則是者。有不間者。而兩句之意。要皆有淺深異同之各別。故可隸於前式。而句法之類是者。亦皆然也。段落之長者。概有起句。論語云。且爾言過矣。一提下文申說。孟子云。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一句決事。下文翻說。又云。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下文翻說。又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句立義。下文接說。又云。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又云。民非水火不生活。文公七年云。同官爲寮。其十三年云。晉人虎狼也。成公二年云。其晉實有闕。其九年云。楚囚君子也。襄公三十一年云。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定公四年云。以先王觀之。則尙德也。人間世云。女不知夫養虎者乎。又云。凡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至難者也。秋水云。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魏策云。夫物多相類而似也。秦策云。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齊策云。今齊將近矣。秦策云。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司馬相如傳云。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又云。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張敞傳云。臣敞非敢毀丞相也。楊惲傳云。伏惟

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又云：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疏廣傳云：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匈奴傳云：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送許郢州序云：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論小功不稅書云：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禘祫議云：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主卽毀廟主也。諸此所引皆於段落之始先樹一義，以爲下文展拓地步。其句式則已散見於八九兩卷矣。至段落之結句，所以結束一段之意，概皆助以助字。其句式則加詳於助字篇。大學云：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又云：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兩引皆所以結上文者也。論語云：可謂好學也已。又云：回也不愚。又云：足則吾能徵之矣。又云：焉用稼。又云：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孟子云：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故久而後失之也。惟此時爲然。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而暇耕乎。此之謂大丈夫。子以爲泰乎。國之所存者幸也。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文公七年云：爲同寮故也。襄公三十一年云：是以鮮有敗事。定公四年云：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惟不尙年也。秦策云：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齊策云：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秦策云：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又云：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此禁王之爲帝有餘。至樂云：今又變而至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各四時行也。人間世云：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貨

殖傳云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高帝紀云此三人皆人傑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能用此所爲爲我禽也張陳列傳云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食貨志云此令臣輕背其主而
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貨也又秦策云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又云是
使三晉之大夫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賈誼傳云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諸此引皆以結束段落
而句法之變止於是矣

又敍記之文所以記事事萬變而不齊文必屈曲而適如其事故其句讀長短不一有一字者有長至數
十字者又往往句勝於讀迴不若論議者之句讀錯落相間者也史記項羽本紀刺客列傳漢書霍光傳
皆傳文之尤佳者蓋皆膾炙人口故不錄錄其可爲法者數則而爲句爲讀分註於下則閱者庶不歎其
闕如而種種句式既皆論及可謂無遺憾矣

封禪書云少君者頓故深澤侯舍人同次主方句匿其年及其生長讀常自謂七十句能使物卻老句其
游讀以方徧諸侯句無妻子句人間讀其能使物及不死讀更饋遺之句常餘金錢衣食句人皆以
爲讀不治生業而饒給讀又不知其何人讀愈信總上爭事之句少君質好方讀善爲巧發奇中
嘗從武安侯飲讀坐中有九十餘老人讀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句老人爲兒時讀從其大父
識其處讀一坐盡驚句少君見上讀上有古銅器讀問少君句少君曰句此器頓齊桓公十年陳於柏

寢句已頓而案其刻讀果齊桓公器句一宮盡駭讀以為句少君神讀數百歲人也止句少君言上曰句

祠竈讀則致物句致物讀而丹砂可化為黃金句黃金成以為飲食器讀則益壽句益壽讀而海中蓬

萊仙者乃可見句見之以封禪讀則不死句黃帝是也句臣嘗游海上讀見安期生句安期生食臣棗

大如瓜讀安期生仙者讀通蓬萊中句合讀則見人句不合句則隱句於是天子始親祠竈句遣方

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句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止句

河渠書云夏書曰句禹抑鴻水起句冒十三年過家不入門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

以別九州三平句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兩平句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三小句然河蓄衍溢讀上讀害中國

也讀起尤甚讀唯是為務句故道河句自積石頓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三讀及孟津雒汭頓至

于大邳又一於是禹以為總讀河所從來者靜讀高讀水湍悍狀雖以行平地讀亦數為敗總讀乃斷

二渠句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止讀過洛水至于大陸讀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兩讀入于渤海讀皆

所屬至此斷二渠之句止九川既疏九澤既灑兩平諸夏艾安句功施于三代又結自是之後頓滎陽下頓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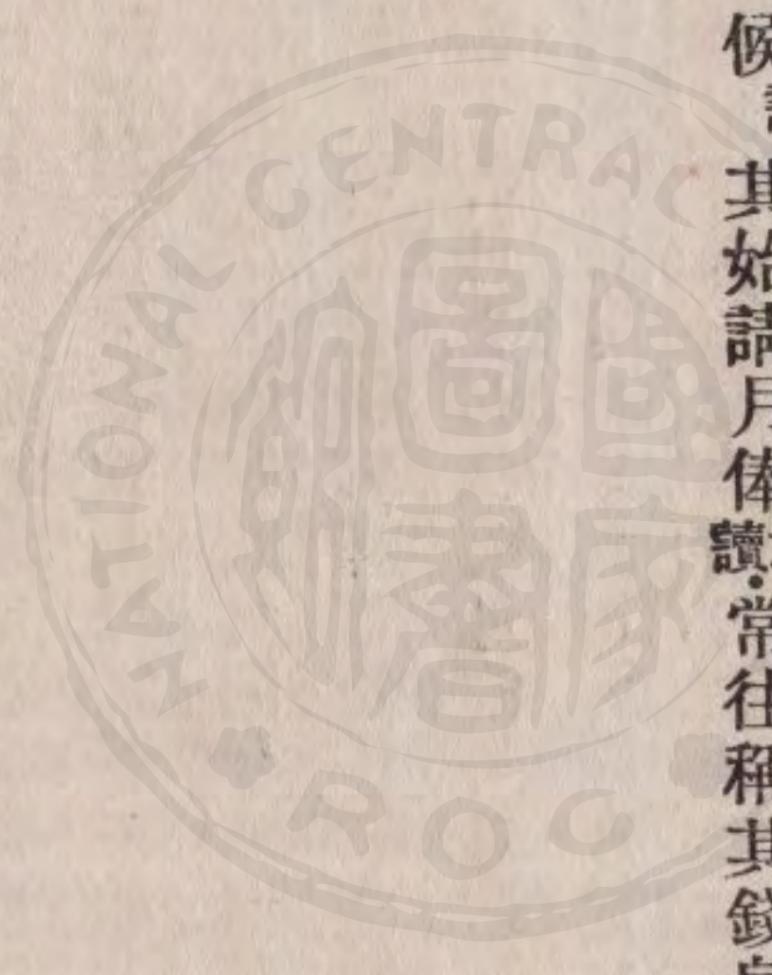
坐動句河東南為鴻溝讀以通宋鄭陳蔡曹魏頓與濟汝淮泗會又讀皆引字於楚地頓指西方頓指

通渠漢水雲夢之野句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同上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蓄濟之間又兩

上於蜀頓蜀守冰鑿離碓頓辟沫水之害讀穿二江成都之中句此渠皆可行舟句有餘讀則用

溉浸句百姓饗其利句至于所過讀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句然莫足數也束
大宛列傳云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讀其後從吏卒詞皆爭上書句言外國奇怪利害讀為
求使也頓即以求使讀天子為其絕遠故非人所樂往讀聽其言予節兩募吏民句毋問讀所從來又
為具備人衆遣之句以廣其道自募吏民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讀及使失指讀天子為其習之
輒覆案致重罪句以激怒頓令贖復求使後之讀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兩其吏卒亦輒復盛推
外國所有讀止言大者讀予節句言小者為副同故妄言無行之徒頓起皆爭效之句其使頓皆
貧人子詞私縣官齎物讀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句外國亦厭漢使句人人有言輕重句度漢兵遠
不能至讀而禁其食物句以苦漢使頓漢使乏絕讀積怨至相攻擊句
順宗實錄云陽城頓字元宗句北平人句代為宦族句好學句貧不能得書讀言乃求入集賢為書寫
吏讀竊官書讀之句晝夜不出讀經六年讀遂無所不通讀承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句遠近慕其德行
來學者讀相繼於道句閭里有爭者讀不詣官府句詣城以決之句李泌為相讀舉為諫議大夫句
拜官不辭句未至京師讀人皆想望丰采句云句城山人頓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兩必諫諍死職下句
咸畏憚之句既至讀諸諫官紛紛言事讀細碎無不聞達句天子益厭苦之句而城方與其二弟矣頓
連夜痛飲句人莫能窺其意句有懷刺譏之者讀將造城而問之句城揣知其意讀輒強與酒句客或

時先醉。讀。 仆席上。讀。 城或時先醉。讀。 仆客懷中。讀。皆 不能聽客語。句。 約其二弟。讀。 云。句。 吾所得月俸。讀。
 汝可度。總讀。坐動。 吾家有幾口。承 月食米當幾何。承 買薪菜鹽米。頓。 凡用幾錢。承。讀。皆為 先具之。句。 其餘悉
 以送酒媪。句。 無留也。句。 未嘗有所貯積。讀。止。 雖其所服用。讀。 切急不可闕者。讀。 客稱其物可愛。讀。設
 輒喜。讀。 舉而授之。句。 陳萇者。頓。 候。讀。 其始請月俸。承 常往稱其錢帛之美。句。 月有獲焉。句。
 城



後序

荀卿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夫曰羣者。豈惟羣其形乎哉。亦曰羣其意耳。而所以羣今人之意者。則有話。所以羣古今人之意者。則惟字。傳曰。形聲相益之謂字。夫字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字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高下清濁。其變幻莫可端倪。微特同此圓頂方趾。散處於五大洲者。其字之祖。梵祖伽盧祖倉頡。而爲左行爲右行爲下行之各不相似而不能羣。卽同所祖。而世與世相禪。則字形之由圓而方。由繁而簡。字聲之由舌而齒而脣。而遞相變。羣之勢亦幾於窮且盡矣。然而言語不達者。極九譯而辭意相通矣。形聲或異者。通訓詁而經義孔昭矣。蓋所見爲不同者。惟此已形已聲之字。皆人爲之也。而亙古今塞宇宙。其種之或黃或白或紫或黑之鈞。是人也。天皆賦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意之所以能達之理。則常探討畫革旁行諸國語言之源流。若希臘若辣丁之文詞。而屬比之。見其字別種而句司字。所以聲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夫吾經籍子史諸書。其大綱蓋無不同。於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則此編之所以成也。而或曰。吾子之於西學。其形而上者。性命之精微。天人之交際。與夫天律人律之淑身淑世。以及古今治教之因革。下至富國富民之體用。縱橫捭闔之權策。而度數重化水熱光電製器尙象之形而下者。浩浩乎淵淵乎。深者測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

元氣細者入無間。既無不目寓而心識之。間嘗徵其用於理財使事。恢恢乎其有餘矣。今下關之撫初成。上下交困。而環而伺者與國六七。岌岌乎。識時務者方將孔孟西學。芻狗文字也。今吾子不出所學以乘時焉。何勞精敝神於人所唾棄者爲。是時不馮唐而子自馮唐也。何居曰。天下無一非道。而文以載之。人心莫不有理。而文以明之。然文以載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理。文者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而非所止也。故君子學以致其道。余觀泰西童子入學。循序而進。未及志學之年。而觀書爲文。無不明習。而後視其性之所近。肆力於數度格致法律性理諸學。而專精焉。故其國無不學之人。而人各學有用之學。計吾國童年能讀書者固少。讀書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時爲文。而以其餘年講道明理。以備他日之用者。蓋萬無一焉。夫華文之點畫結構。視西學之切音雖難。而華文之字法句法。視西文之部分類別。且可以先後倒置。以達其意度波瀾者則易。西文本難也。而易學如彼。華文本易也。而難學如此者。則以西文有一定之規矩。學者可循序漸進。而知所止境。華文經籍雖亦有規矩隱寓其中。特無有爲之比擬。而揭示之。遂使結繩而後。積四千餘載之智慧材力。無不一一消磨於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無由載。理不暇明。以與夫達道明理者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賢愚優劣。有不待言矣。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於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而後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學文焉。其成就之速。必無遜於西人。然後及其年力富強之時。以學道而明理焉。微特中國之書籍。其理道可知。將由是

而求西文所載之道所明之理。亦不難精求而會通焉。則是書也。不特可羣吾古今同文之心思。將舉夫字下之凡。以口舌點畫。以達其心中之意者。將大羣焉。夫如是。胥吾京陔億兆之人民。而羣其材力。羣其心思。以求夫實用。而後能自羣。不爲他羣所羣。則爲此書者。正可謂識當時之務。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丹徒馬建忠又序。



101050058



中華民國捌拾捌年柒月廿捌日購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通文氏馬

冊六

著忠建馬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MA'S CHINESE GRAMMAR

By

MA CHIEN CHU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



001687372

